

# 辣辣根儿和马缨儿

董得红

辣辣根儿是山野里最早发芽,也是最早被顽童们挖食的野菜。辣辣根儿不能做成菜,也不能上餐桌,是顽童们随挖随食的野菜。正月刚过,气温渐渐回升,高原人似乎还陶醉在过年时亲情的聚会和对美味佳肴的回味里,田野里所有的地块都经骡马翻耕和东沟河里的自流水灌溉,变得湿漉漉的,灌溉迟的地块依然是一片白花花的冰的世界,褐黄色的田野不见一丝绿。无意中低头看墙角屋檐下,针尖大小的一点绿色冲破土壤露出头来,不用细看就知道一年一度吃辣辣根儿的时间到来了。

辣辣根儿是黄土高原上一种生命力极强的野菜,年年挖不尽,春风吹又生。在春风吹拂中,冰雪开始消融,辣辣根儿就在庄廓的墙根里、屋檐下、打麦场的场边上或田野的地埂坎上冒着料峭的春寒,钻出一丝新绿叶,向人们传递着高原春天的气息。这时,半大孩子们手拿小铁铲或随手找一根小木棍,采挖辣辣根儿。怕挖坏墙基和院地地坪,墙根和屋檐下的辣辣根儿是不敢挖的,孩子们成群结队走到田野。走向田野的孩子们都背着一个柳条编的背篋,是用来捡拾牛马粪的。来到田野有牛马骡等牲口吃草的地方,先把背篋放在地埂坎边,然后由年龄大一点、且在伙伴们中间有威信的孩子根据牲口数量和小伙伴的人数,把牲口分给一个个小伙伴,谁分到哪头牲口,那头牲口的粪就归谁,不用跟在牲口屁股后面时时盯着,有充分的时间玩耍和挖辣辣根儿。牲口是生产队的,每头牲口都有自己的名字,只要记住分给自己的牲口名字和牲口吃草的位置就可以尽情地挖辣辣根儿。

循着那点绿意挖去,随着土壤的松动和移去,点点绿色下面露出嫩嫩的、细长的白根。挖出大半部,再用手轻轻一拨,一根辣辣根儿就从土中出来了,根长约七八厘米,也有十多厘米的,顺手在裤子上擦一下上面的泥土,迅速塞进嘴里一嚼,一股辛辣而甘甜的滋味顿时从口中充满全身。随着一根根辣辣根儿入口,在那土黄色的田埂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也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土坑,散发着泥土的清新气息。拾粪都是放学后干的活,回到家放下书包,在蒸笼里掰一块馍馍,背起背篋边走边吃。在有辣辣根儿的初春里,用辣辣根儿就馍馍吃得特别有滋味,感觉不到辛辣,一股浓浓的辣味伴着淡淡的麦香。吃够了辣辣根儿,分别走向自己的牲口,每头牲口的后面都有两三团粪,有的是表面光亮湿润的粪蛋儿,有的是一摊一摊的稀粪。用铁叉叉到背篋里,却只盖了个底,看看刚拉过粪的牲口的屁股,没有一点再拉的迹象,只好背着背篋到牲口们白天吃草的地方捡拾,直到围绕村庄的层层炊烟渐渐隐去,牵牛星出现在西山顶上时,才背着那沉甸甸的粪背篋,陆陆续续往家走去。

辣辣根儿生长从不选择地方,墙根、屋檐、台沿下、路基、路面,只要有土的地方都能生长,只是向阳的地方先发芽,带给人们最早的绿意和辛辣。年年挖辣辣根儿,发现墙根、屋檐、台阶下的辣辣根儿,身不高,个儿不大,却根部发达,地头路边的辣辣根儿,身子高,枝叶肥大,根部却不发达。乘大人不注意时,就采挖墙根、屋檐下的,挖后迅速填埋,再撒上一把干土,大人们就看不出挖辣辣根儿的痕迹。

吃辣辣根儿的日子也就十来天,在逐日渐暖的春天,辣辣根儿的枝叶长到一拃高,叶间长出针尖大小的花蕾,接着开出十字形的白色小花,花朵无序地在同一枝茎上不断延伸,枝茎上的十字白花也陆陆续续向上攀爬,等枝头的花开时,根部最先开放的白花已变成芝麻大小、形如瓜子而扁平的黄棕色的种子。

辣辣根儿听起来犹如一句童言,几百年来村庄里的大人孩子都这么叫。每年的春天,辣辣根儿把最早的绿色带给村庄,每年都有顽童在挖食辣辣根儿。长大后总想知道自己吃过的那些野草野花在书上的名字。最近和友人谈起小时候挖辣辣根儿的趣事,才知道我们叫了不知多少年的辣辣根儿,它有一个令人费解的学名叫独行菜,是十字花科独行菜属的植物,种子供药用,在中药中称为葶苈子,有利尿、止咳、化痰功效。说起来,辣辣根儿与菜地中的那些白皮、红皮、青皮、红心、白心等种类繁多的萝卜是一个祖先,而那些萝卜的祖籍却远在地中海的西亚、东南欧,中国引进栽培。相比之下,辣辣根儿才是故乡的土萝卜。

马缨儿

在辣辣根儿的辣味中,杏花红了、梨花白了、麦苗绿了,蝴蝶开始围着蒲公英翩翩起舞,蜜蜂绕着杏花、梨花嗡嗡合唱,人们渐渐忘记了辣辣根儿曾经带来的愉悦,墙根、屋檐下或埂坎上的辣辣根儿开始开花结实,人们开始讨厌那些有点绊脚和妨碍庄稼生长的野草,就被勤快人家的主人无情地铲除了扔在院子或埂坎上的太阳下晒干,顽童们更忘记了辣辣根儿曾带给自己的快乐。

不知不觉地,田野里的马缨儿成为人们开始向往的吃食。马缨儿喜欢长在河滩边、树林下和水沟沿等潮湿的地方,叶子细碎呈羽毛状,平铺地面,叶子与菜地里母亲种的胡萝卜有些相似。当胡萝卜种子在地里经过浇水水浸泡,准备发芽出土时,河滩里的马缨儿已长到一拃高了,此时田野里的麦苗也已出齐,母亲和妇女们的任务是天天到地里拔除燕麦、马刺盖、灰条等杂草。拔草的时间长达一个多月,这个季节也是田野里的杂草疯长的时间,也是孩子们到田野挖猪菜、割草的季节,自然是到田野里寻找吃食的最佳季节。

据母亲讲,长在故乡田野里的有马缨儿和狗缨儿,两种野菜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但吃到嘴里口感差别很大。马缨儿喜欢长在河滩里,味道甜嫩,有明显的小茴香味,而狗缨儿喜欢长在东台子干旱的埂坎上,略带苦涩的小茴香味。人们都喜欢吃马缨儿,谁一旦不小心挖到狗缨儿吃到嘴里,露出苦涩的嘴唇,就会被同伴们笑话,“狗缨儿”的绰号就会伴随一生。我经常跟着姐姐去挖马缨儿,一般不会挖错。时间长了发现伙伴们挖马缨儿都喜欢到河滩里和树林里,那里的马缨儿长得高而水灵。一般都是边挖猪草边挖马缨儿,挖到了就顺手在河里或小溪里洗一下塞进嘴里,边挖边吃,很少带回家。吃马缨儿的时间里,菜地里的芫荽、小茴香和芹菜陆续长大了,马缨儿也在一个中午被菜地里的芫荽拌花缨萝卜代替了。那小茴香从来没见过母亲种过,却年年出现在菜地里或地边上,从没有人作为蔬菜对待,却成为我和伙伴们在吃罢马缨儿后随意拔吃的“野菜”。

离开故乡从事了三十多年的森林植物调查工作,很注意那些长在故土田野里给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带来欢乐的野菜,发现马缨儿遍布全省各地,有植物分布的地方都有它的身影。马缨儿和芫荽、小茴香、芹菜和胡萝卜都来自一个家族,在植物分类上都属于伞形科,它们的花序常形成雨伞状。所不同的是长在菜地里的芫荽、小茴香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经中亚从西域将种子带入中国栽培。芹菜的原产地也在地中海沿岸的沼泽地带,我国栽培始于汉代。起初仅作为观赏植物种植,后经过不断地驯化培育后开始食用。胡萝卜原产亚洲西部,阿富汗最早人工栽培,栽培历史在2000年以上。10世纪从伊朗传入欧洲大陆,13世纪经伊朗传入中国开始广泛栽培。

我寻找、观察了三十多年,也查阅了许多植物学资料,最终发现植物里面只有一种马缨儿,故乡人分为“马缨儿”和“狗缨儿”很可能是同一种植物长在旱地和湿地,植物体所含的汁液多少不同而引起口感不同,它的学名叫“页蒿”,“页”字是带草字头的。这是我从老林业调查队员那里学到的,也在1978年由青海高原生物研究所编写、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藏高原药物图鉴》中查到过,“页蒿”的中药名叫防风,其根具有祛风解表、胜湿止痛、止痒定痛作用,主治外感表证,风疹瘙痒,风湿痹痛,破伤风。可我今天写这篇小文章时,在电脑的字库里怎么也找不到带草字头的页字。翻开《现代汉语词典》,也查不出。在植物调查表上手工填写了30多年的字,在中国最权威的词典上却找不到,为之愕然!

我突然感到长在故乡土地上,被故乡人称为马缨儿的野菜是那样亲切。

# 原上草 诗歌

在哈尔盖

在哈尔盖,一片金黄的油菜花格外夺目  
在哈尔盖,三座铁塔插入天空  
黄色墙壁的小镇像一位庸懒的妇人  
在阳光下依墙而卧,  
她们听着正午青海湖蓝色的风声

穿镇而过的公路两侧  
金黄的油菜花格外夺目  
男人的视线里一片金黄  
嗡嗡的蜂鸣声响作一团

想起吸氧的两个女人  
男人收住了脚步  
此刻,瓦颜山的白雪迎面撞来  
干净成了他内心的对手

短歌

我们在黑夜里漫游,忘记时间  
也忘记宇宙  
任飞奔的白马逆我们而去  
任暗夜的流星陨落,  
听不到惨叫  
让风吹皱脸颊,吹皱紫红的心脏  
让月光将少年的黑发漂白  
像银河系不绝的波浪

德令哈

深夜的德令哈,打坐在荒荒的漠风中,  
摇着经轮  
那些被火车吐在站台的人群,  
久久地仰望着璀璨的星辰  
在巴音河清丽的欢唱中,  
他们芦苇一样白茫茫一片  
那一穗穗飘逸的芦絮,擦拭迷离的泪眼,  
把内心的负重一一掏空

深夜的德令哈,打坐在荒荒的漠风中,  
摇着经轮  
在星光下,他们卸下所有行囊,  
开始踏上返归的旅程

深谷

一直坐卧深谷,寂静容纳呼啸  
容纳我半个世纪的喘息  
百鸟的鸣叫和蚊虫的低吟  
被悬浮其中,风雪的粗砺像一块磨刀石  
目光闪着锋利,穿越两壁的陡峭和奇绝  
盯着天空,盯着云雾内部的交易  
深谷,它装满了  
一个人内心的隐痛

# 何处牧歌飘悠悠

何秀妮

二十几头牦牛在两条拴着的绳子上等待仁青卓玛挤奶。

草原辽阔,淡灰色的雾霭笼罩着远山。长辫子的仁青卓玛,很喜欢和这些牦牛们在一起生活,她把它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扶着,照看着。

白天,她把它们赶进铁丝网围成的网围栏里,它们任性地撒着欢跑很远的路,直跑到仁青卓玛的眼睛看不见的山坡上或山坳里,而后被网围栏挡住去路,它们才一边慵懒地吃着草,一边漫不经心地往回返。跑得最欢的往往就是那些半大的牛犊子,它们撒起欢来可以凭空腾起尘埃,四只蹄子铿锵有力,草地会发出沉闷的啞啞声,有时候它们会顽皮地相互顶头挤撞,直挤得一头牛犊子示弱了才罢休,常常,忙着啃草的牛妈妈在远处扬起脖子有一声没一声地“哞——哞——”两声,算是对这场游戏的赞许或者否认。

仁青卓玛挤奶的时候,就喜欢和这些牦牛们聊天,拉家常,说一些掏心窝的话。

所有的牦牛都听得很认真,它们时不时“哞——”一声,像是在应允,又像是在抗议。除了那十几头出生不久的小牛犊,它们一边贪婪地看仁青卓玛挤奶,一边把四只蹄子踢得地动山摇。它们被隔离在离母亲不远的绳索上,等仁青卓玛挤完奶,它们就可以酣畅淋漓吮吸乳汁并和母亲撒娇了。那头脑壳上有一撮碗口大醒目白毛的牦牛常常听着听着,大眼睛里就会有泪珠滚落下来,原来,它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产下牛犊后,它的孩子就被一场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夺去了孱弱的生命。

最犟的就数那头健壮的黑牦牛了,它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这时候,它无拘无束在山坡上惬意地撒了一泡尿,它的双角像漆了一层清漆,亮光夺人眼球,鼻孔里的热气“呼呼”地喷在生长的花草上,花草蜷缩了一下,又一下。

仁青卓玛把她花色艳丽的简易帐篷搭在那片茂盛的草地上。草原上的风总是不请自来,第一个钻到里面把它吹得鼓胀起来。这时候,她听到那个犟脾气的黑牦牛吊儿郎当,慢慢悠悠走下山坡,踩在硬化路上的蹄音一下子变得清脆,好像它刚给自己的蹄子包了一层铁。它走到仁青卓玛的帐篷前,把头伸进去,鼻翼一张一合,那“呼

呼”的热气扑到她的脸上,还用巨大的黏糊糊的湿舌头,狠狠地舔了下仁青卓玛正在打酥油的手。

她吆喝了一声“哦呀——”,伸出手佯装要打,它扭头落落寡欢地离开了帐篷。寥廓的草原上回音袅袅,阳光倾泻而下,栅栏那边,一群鸟飞过,在它的身后留下大片大片的虚空。

山巅之上,牦牛用黑色的标点诠释夏季苍碧的草原。

二

夏天,草原宽阔的旷野上支起了无数的帐篷,支起了牧民们牧归的猎歌。

无边的草浪簇拥着无数的帐篷花盛开了,也簇拥着奶茶和青稞酒的香馨。

早上,牧民们骑着马离开了帐篷,帐篷却伸出一根无形的线牢牢地牵着他们。即使拐过几条河、几座山,他们总是时不时眺望着那片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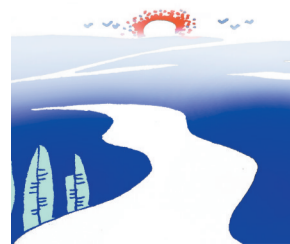
即使现代化的风景线在帐篷里掘进式的延伸,以不可抗拒的姿势,但帐篷里泛滥的永远是古老的、不变的温情,默默、脉脉。

风雨中,黑绒绒的夜色垂落,帐篷亮起了一盏灯,像暗夜中的一只萤火虫,尽管微弱,尽管草原上的小精灵们无法看清黑色空间中掩饰的真真假假,帐篷的灯仍然果断打碎了空间和时间堆满的黑沉沉的铅块。

旷野里,即使视力不济,即使风雨的旁白跌宕不尽,即使那些隐藏得极深奥的秘密统统剥光,此时,唯有真实存在的帐篷的灯,远远地温暖、抚爱着草原的生灵。

帐篷的灯!指路的灯!心灵的灯!草原上的生灵顿生魂魄的灯。

当白昼君临草原时,帐篷的灯,在程序化中,看尽了灰暗的颓废无效的挣扎。



隆务河